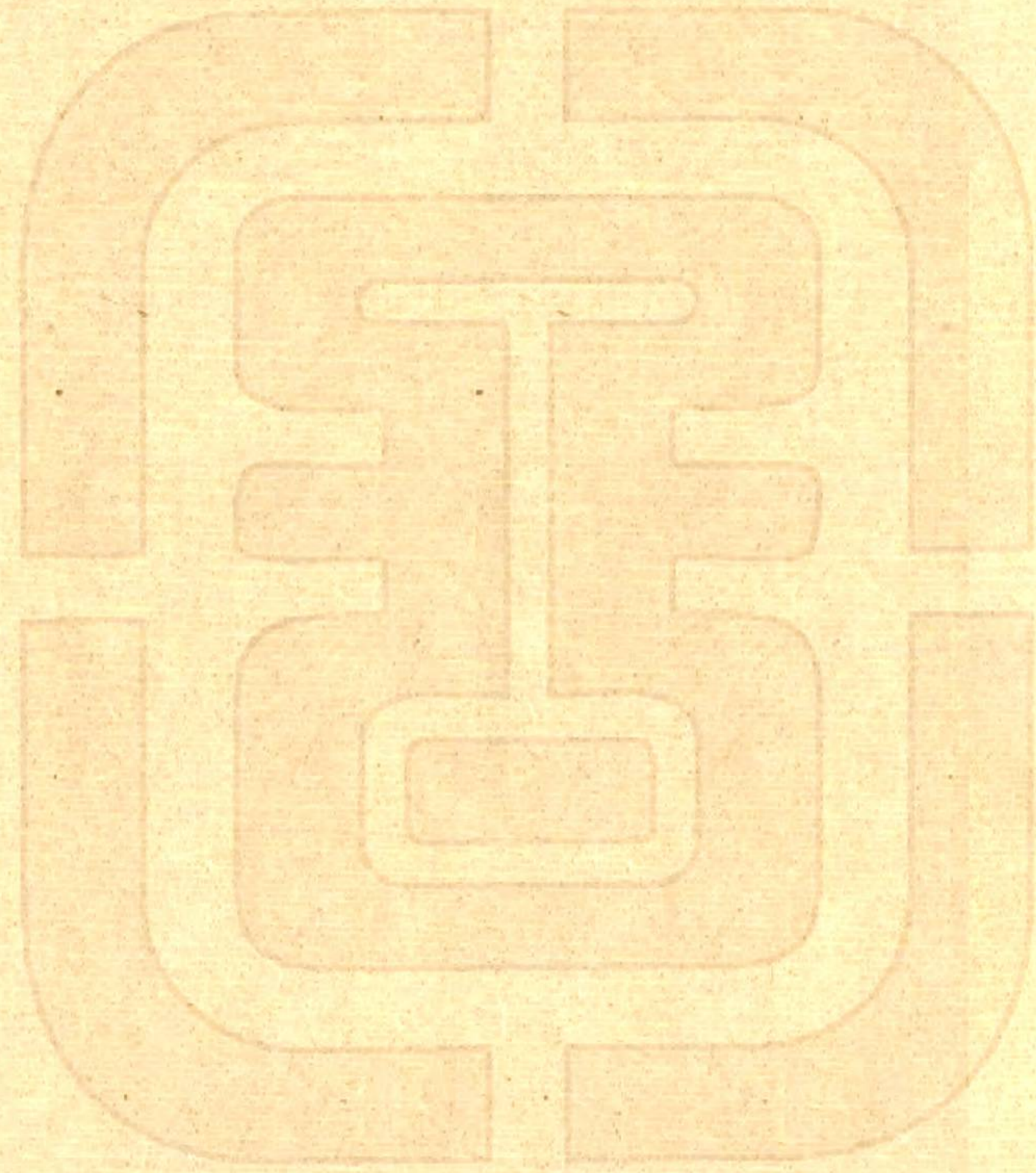


潞城縣志



涿城志向未見明本國內亦本園所存僅陳與光緒二種
及山西偶見之民國新本 殿肆果書估偶以此抄本
見之確為由大友原本對抄無疑雖非原初然
獲之之覺亦易且抄之整齊祇墨亦舊至晚
亦稿清初傳抄本可珍也

後居梁上塔識



三三〇

潞城縣志序



夫志即古列國史也古者列國各有史以紀時事觸類而推故郡邑各有志以存實錄志惟真則史將有在矣故國史之修野史之採也援郡邑

以視國奚翅數十千百我朝自有一統志天下固無不志之郡邑要之簡而未詳則夫郡邑志之作奚可少哉潞本春秋赤狄潞子之國晉滅潞子嬰兒復隸黎國漢置潞縣

屬上黨歷代或為刈陵或為
潞子廢置不一名潞城則恒
多焉居上黨北陬為屬邑衢
通澤潞徑達魏齊寢剝積衰
用抵於困志則寥落無聞久
矣然有地理有建置有田賦

學校有官師人物有選舉雜
述且風俗有升降戶口有增
減庶政有脩廢均宜核真以
垂鑒戒往令歷下東華陳公
亦嘗有志舉脩未之暇及茲
關中薦吾馮公毅然身任其

事非數有待而然乎夫天下之政在實不在文亦有賴文以傳者大則史小則志苟兼行而互證之則政治之因革損益恒必藉之若藻飾附會徒文而反傷於實焉取乎志

哉志貴於真也明矣昔人謂作史有三長志史類也亦不可缺一薦吾公蒞潞政通民和百廢俱舉履任閱五禩餘延訪博採獨運精思始克序次成編遙觀厥志直而核實

而不俚華而不涉於泛可以
證往可以鑒來誠兼三長而
為邑之實錄也宜鐫之以昭
永久余承潞師生之懇請敢
僭託之首簡以引其端云

萬曆歲在辛卯夏六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

詔進正議大夫資治尹前奉

勅總督糧儲兼管屯田水利陝

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

西寧道左叅政襄垣雙峯姚

九功撰

潞城縣志序

潞城隸晉之上黨郡春秋時
為赤狄潞子嬰兒國也晉景
公始疆域之故蹟遺墟乘史
班班可鏡第歷歲既久沿革
不一嗣董狐而興起者又邈

焉寡傳是邑乘闕畧弗可日
月計矣我

明興二百餘禩典章文物非前
代可及而邑乘仍爾闕畧寧
非宦此者之責乎余承乏之
始歆觀風氣民俗而無所參

考政治得失緩急弛張而無
所稽詢山川疆域道路井邑
欲制其經而通其變而無所
裁定奚惑乎奸弊蝟生而吏
治之不競也甚者按部索觀
倉卒騰寫散漫無倫應命而
已噫文獻不足此所以慨杞
宋之無徵也時歆脩輯緣歲
值大祲拊循餓莩日不暇給
暇志哉今濫竽五載廢漸興
偏漸補逃移者漸以復矧公
務多暇歲亦云稔無幾亦當

去是可以用志矣不則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烏乎可
乃不嫌謏庸僅以得之耳目
參之案牘考之通志者因舊
本而刪潤之核其事直其辭
數分為八目列四十有七凡

有關於吏治民生者特加詳
焉而付諸剝刷回視晉乘之
義固不敢擬而一邑之省觀
可展卷而得矣嗟余之脩是
志也諮遺言則老成無傳搜
典籍則蠹殘無據唯攄一得

之愚鋪叙歷代之事寧能免
漏萬之誚獨據志以平政庶
因言以傳永耳若謂明足以
周理道足以適周其智其文
足以通難知發難顯迺古良
史事也則余豈敢

萬曆十九年辛卯夏月之吉
山西潞安府潞城縣知縣關
中馮惟賢撰

重修潞城縣志序

凡誌以志不朽非徒摭西山
鄴架之官競雕蟲篆刻之巧
以誇矜更制見所長也改化
之標奔宜詳風猷之董振攸
寄以千古之權衡垂之椽筆

故衆著之闕畧不好訂其大
全未剖之紛呶不妨準之盡
一故稱博史云予黯淺未學
製錦何啻於鋸刀一割又何
敢訂石室之訛切自癸亥濫字
潞城目潞夫瘡疾凋瘵缺陷

不可支之狀洞心駭矚固宜
前令之俛首纓指相戒而不
入也夫

聖天子以巖邑責守土吏誰得
擇一腴地上游而授之職即
銅墨之長亦未聞有不尸事

不幹運之邑而與之享厥成
也故邑不必盤錯而振地起
廢亦可以振發於祿糈之供
才不必危解而滌苛蠲繁亦
可以補拯其詰窳之失予竊
謂社政於稗史同而因循之弊

或過之粵稽泐城古泐子嬰
見國也其地僻壤亦為孔道
訊其里甲有十室九空之嗟
而積歲皆道民相其特族有
皮盡毛傳之恐而按圖無沃
土傷哉民与令皆焚骨立
耳其家弊者無如設坊分甲
之繁而徒挂空名於版籍有
如王成之偽增令不束濕而
民悲甚楚量沙待炊巧婦無
米民其瘳乎注日之載於誌
者今歲之如晨星焉予攢眉

掣肘料理於上下均輸之便
而無已也計欲甦困莫如更
制意在便民又先徑野爰是
酌盈濟虛哀多益寡均其里
甲之瘠肥衡其戶口之虛實
汰八十坊里之浮額而均之
為云十六里以便輸征至順
也以甦貧乏至均也以杜侵
冒至確也遠近父老丁壯率
稱便宜至快也一旦釐舉而
申飭之

司憲一一從所請而無青苗

顧後保甲之擾也是豈前人
作法之不備而為是更鉉哉
治久則湮木遭虫噬繩剝石
泐豈翳今日茅以同之之道
為革而以廢之之法為興民
有號呼而不能聞之上公有

推置而不能悉之民者事非
一端緒難枚舉即如條議傷
正而不獨物力寬於汜可也
蠲倉率後而不獨儲胥洽於
新陳也革里長豁門夫增差
馬而小民不致編累郵傳不

致獨苦也。如學宮之圯廢，凡
有式靈俎豆之思者，皆能整
頓而漳水之奔騰，凡有乘輿
悅人之念者，皆能利濟。予不
佞，何敢受任焉。竊以天開甲
子，百廢具興，民風与運教煥
然。一變守土，即不言功而整飭
不遑之心，則甚苦矣。滋益有
志披畝可掬也。其歲久湮墜
大約與縣事等。亦董脩告竣
而已。成帙其間，風俗土著之
類繁，任隱節孝之姓，系物力

人文橋梁寺觀一一臚陳而
眉列也予不佞睹記有限或
採諸山澤之癯或掇之文獻
之舊詳略端委使奕世灼然
可尋毋一切抹殺反貽好事
之逐影而真有說今兩歧疑
深一錢者則互存以著瀾文
之義要以獨符於衆簡出於
煩竒律於正當不如古史氏
之聚訟也因以文不職之警
而謬為之序

天啟五年乙丑仲冬之吉漱